

## “仁”的范畴<sup>①</sup>

[俄] 亚·斯·马尔蒂诺夫

刘亚丁 译

在孔子谈论仁的语录中,最著名,大概也理解得最不充分的,是《论语》第六章对智和仁的比较:“子曰: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知者动,仁者静。知者乐,仁者寿。”(《论语》,6—23)

鲁国智者的令人苦恼的多义的“仁”(гуманность)的术语已经成了汉学界公认的难题。从各种可能性来看,得到公认的还应该有:这种多义性是虚构的,它引出的不该是不能传达孔子本意的儒学的非条理性,以及没有贯穿始终的“统一性”,引出的反倒应该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种与之相吻合的态度。换言之,一旦研究者找到了与之相吻合的态度,这种多义性就会消失。在祖国汉学界迈出这第一步的是 A. M. 卡拉佩强茨,他区分了“仁”这个术语的三种主要意义:一是消极的仁;二是君主的仁;三是漠不关心的状态。稽辽拉(Л. С. Переломов)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分类的缺陷:它缺乏统一的标准。我们要补充说,与之相联系的是,仁与社会地位没有关系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,中国哲学界的名家冯友兰将仁置于伦理和心理两个层面的提议,大概是切实可行的。在发挥冯友兰的这个提议的时候,我们想说,在分析仁的时候,最好将人——用孔子的话说就是“小人”和“君子”——的变化过程联系起来。这样一来,在我们看来,仁的范畴的总和就会具有条理性和“系统性”。

与人变成“君子”的过程相适应,我们打算从“克己”的内在功夫入手。按照中国哲学的分类,心理领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——内在的和外在的。在某种程

<sup>①</sup> 本文是马尔蒂诺夫先生的《儒学·〈论语〉翻译》第2卷中《儒学的各种观点》中的一部分。——译注